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釋文辯誤卷四

宋 胡三省 撰

通鑑七十三 凡二條

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

史炤釋文曰許昌漢潁川長社邑獻帝都之魏文帝
改曰許昌明帝於此建宮

海陵本同

余按兩漢志潁川郡

有長社縣又有許縣漢獻帝都許魏文帝命曰許昌
許昌與長社自是兩縣歷晉至隋唐皆然烏得以許

昌為長社邑哉

景初元年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民妻者還以配士人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

史炤釋文曰掖庭即宮中永巷也後改為掖庭余按漢書音義永巷宮中之長巷也前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永巷為掖庭此特言官名更改以永巷令為掖庭令耳呂后囚戚夫人於永巷成

帝送劉輔於掖庭祕獄自漢初以來凡為是官者掌理後宮有罪者今簡士女而內之掖庭固不可以此為釋也韋昭曰在掖門內謂之掖庭此固可以言之於此宮掖二字人通言之蓋居者謂之宮附左右者謂之掖內之掖庭未得班於六宮也

通鑑七十四

凡三條

三年吳主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

史炤釋文作駱驛注曰驛馬也余按前史駱驛與絡

繹字雖異而義則同通鑑言絡繹相繼文義不待釋而明豈驛馬之謂乎

邵陵厲公正始元年諸葛瑾攻祖中

史炤釋文曰祖之加切春秋魯襄公會吳于祖即此
海陵本同余按春秋祖之會杜預注曰祖楚地左傳是年

三月癸丑齊太子光先會諸侯於鍾離四月戊午會

于祖丙寅圍偃陽鍾離今濠州偃陽在徐州界以兩地參之則祖在沂沭間此祖中在沔上非春秋會吳

之地也襄陽記曰祖中之祖讀如租稅之租祖中在
上黃縣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沔南之膏腴沃壤謂
之祖中杜佑通典曰祖中在襄州南漳縣界以此言
之史炤誤矣

正始四年漢董允欲數費禕之所行

史炤釋文曰數教也余按數字固以教為義但言董
允欲教費禕之所行上下文義殊不通數當作效

通鑑七十五 凡六條

八年吳揚聲欲入寇王基策之曰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

海陵本釋文曰綻衣縫解也

史炤誤已在五十三年余卷漢桓帝元嘉元年

按禮記內則衣裳綻裂謂衣縫解也若此所謂補綻支黨自當以補綴為義崔寔政論所謂補綻缺壞枝拄邪傾韓愈詩所謂破襖請來綻皆與此補綻同義九年曹爽劾孫禮怨望結刑五歲

史炤釋文曰結締也謂刑不解者五歲余謂結者刑

法家所謂結正罪名也結刑五歲結以徒作五歲之刑而不輸作

嘉平三年王凌聞吳人塞涂水

史炤釋文曰涂同都切水名出漢益州牧靡南山西北至越嶲入繩水出馬湖合岷江貴本同余按通鑑所

謂吳人塞涂水者即去年吳主遣軍所作堂邑塗塘也傳寫通鑑者誤添土於涂下為塗當作涂涂水在堂邑今滁州滁河即

此水吳塞滁河之水以淹北道限魏兵涂讀曰滁若

益州越雋之涂水則在蜀境非吳境也吳人安得而塞之史炤於一百七十一卷陳宣帝太建五年復誤隨事辨之于後

令狐愚辟山陽單固為別駕

史炤釋文曰單多寒切姓也余按單姓之單音善姓苑以為出於周卿士單襄公之後拓跋興于代北其部帥有可單氏後孝文帝遷洛用夏變夷改為單氏單音都寒翻都寒之單後魏太和之後始有此姓三

國時安有此姓邪

四年立皇后張氏東莞太守緝之女也

史炤釋文曰東莞漢琅瑯邑入三國屬吳余按東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為東莞郡其地在淮外吳守江而已安能越淮而有東莞邪且魏立皇后而取吳東莞太守之女必無是事

丁奉使兵裸身緣堦

史炤釋文曰堦於割切僻也說文僻間有隙

海陵本同余

謂聚土石以壅水曰竭吳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故謂之竭七十七卷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吳人欲向徐竭正此竭也丁奉之兵捨舟登岸以攻魏屯安有罅隙之可緣哉

通鑑七十六

凡二條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師新割目瘤瘡甚

史炤釋文曰瘤力救切赤瘤腫病也

海陵本同

余謂瘤者

懸疣附贅之類目瘤之疾今人亦有之瘤音留

吳孫峻進至橐臯

海陵本釋文曰音拓姑余按海陵本從孟康音也春秋哀十二年會吳于橐臯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橐章夜翻又音託今其地在無為軍界猶呼為拓臯蓋經從上音也臯讀如字

通鑑七十七 凡二條

甘露二年姜維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

史炤釋文曰長城方城山名左傳所謂楚國方城以
為城者在漢南陽堵陽葉縣之境山自北陽連百里
號曰方城亦曰長城海陵本同余按姜維出駱谷至沈嶺
鄧艾據長城拒之此長城當在郿縣之南沈嶺之北
烏得謂為方城之長城乎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
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此正鄧艾
所據之長城也凡註地理須博考史籍仍參考其地
之四旁地名以為證據何可容易着筆乎

元帝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同謀歸化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

史炤釋文曰沮水出武都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余按漢書地理志沮水有二一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南至沙羨入江蓋合于漢而入江也故水經注云沔水一名沮水一出漢中房陵淮山東至郢入江左傳所謂沮漳之沮也水經又云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逕當陽縣北又東南過

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此令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
正指臨沮當陽之沮水非指東狼谷之沮水也

通鑑七十八 凡一條

四年諸葛緒趣截姜維較一日不及

史炤釋文曰趣截速斷也趣趨王切余謂史言諸葛
緒趨前將以邀截姜維之軍較遲一日不及於事耳
非速斷之謂也趣讀曰趨

通鑑七十九 凡四條

晉武帝太始六年吳丁奉入渦口

史炤釋文曰渦屋戈切又姑華切

海陵本同

余謂此渦口

即渦水入淮之口史炤於七十卷魏文帝黃初六年
音渦為烏禾切已誤矣今愈誤一百六十卷梁武帝
太清元年渦陽音古禾切又音瓜古禾切是瓜又誤
七年吳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史炤釋文曰西南夷謂之獠余按夷自是夷獠自是
獠漢書所謂西南夷以在益州西南徼外者陶璜所

討夷獠皆羈屬交州者也烏得以為西南夷乎通鑑
下文言州境皆平可以知矣詳又見一百一十六卷
安帝義熙七年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監二年
八年徐肇夜遁衆兇懼皆弃甲挺走

史炤釋文曰甲鎧也挺杖也

海陵本同

余按挺杖之挺從

木不從手從手之挺其義出也拔也挺走言弃甲拔
身而走也

羊祜每會衆江沔

史炤釋文曰漢江沔水余按漢沔本是一水故漢書注云漢上曰沔羊祜鎮襄陽其所統之地在江沔之間江岷江也沔漢沔也史言會衆江沔蓋以晉荊州域界言之耳

通鑑八十

凡三條

咸寧四年杜預上疏以為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泄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

史炤釋文曰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余按螺蚌

凡陂池湖澤皆有之第不能皆大如斗耳何必言出
日南漲海中哉杜預所言正指兗豫陂澤所生之螺
蚌非指日南漲海之螺也

羊祜好遊峴山

史炤釋文曰峴胡甸切余按峴山之峴音胡典翻未
嘗有讀從去聲者一百一十九卷宋營陽王景平元
年大峴一百六十卷梁武帝太清元年橐駝峴音誤
與此同

五年琅邪王佃出涂中

史炤釋文曰涂同都切水名在堂邑

海陵本同

余按吳作

堂邑涂塘竭今涂河之水以為塘也涂讀與滁同今
滁州之全椒六合皆古堂邑地三國時謂之涂中一
百一十二卷晉安帝元興元年一百一十七卷義熙
十二年涂中音誤與此同

通鑑八十一凡四條

太康二年戎狄彊獷

史炤釋文曰獮古孟切余按字書獮音古猛翻炤亦因土音語轉也

三年王愷怛然自失

史炤釋文曰怛然狂之貌

海陵本同

余謂怛然者失意之

貌非狂之貌也

四年新沓康伯山濤薨

史炤釋文曰新沓水名

海陵本同

余按魏明帝景初三年

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新沓縣非

水名也

六年慕容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

史炤釋文曰宇文部南單于之遠屬也余按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建國號曰宇文併以爲氏宇文猶華言天子也通鑑下卷云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可以知宇文之出於鮮卑史炤殊不之考不已疎乎

通鑑八十二 凡四條

十年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

史炤釋文曰段氏鮮卑檀石槐之後余按杜佑通典
徒河段疾六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烏桓大人庫
傳家奴庫傳以其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亡
叛以至彊盛又按晉書王浚傳段疾六眷務勿塵之
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彊盛久矣疾六眷遭亂被掠
容或有之蓋又招誘亡叛以益彊也然皆不言為檀
石槐之後又按後漢書鮮卑傳檀石槐傳國至孫騫

曼而嫡傳絕矣至其支孫步度根魏明帝時為軻比
能所併諸部大人遂各世相傳襲段氏固鮮卑種但
鮮卑種姓甚衆非皆出于檀石槐史炤之說未知何
據

惠帝元康元年空燒雲龍門以脅之

史炤釋文曰脅火迫也空作燭余謂此直恐脅威脅
不必以火迫為釋亦不必改脅為燭

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

統之

史炤釋文曰濡源在上谷之北屬幽州余按水經注
濡水從塞外來入塞其發源之地遠在北荒中不屬
幽州至後魏太武帝時置禦夷鎮於濡源之西北詳
見一百一十四卷晉安帝義熙三年

拓跋猗盧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史炤釋文曰盛樂漢書作成樂城名在并州新興郡
海陵本同余按成樂縣前漢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至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以塞下諸郡寇亂荒殘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故新興郡有定襄雲中二縣而成樂古城之地弃之塞外矣拓跋氏既盛彊盡據幽州塞外之地猗盧遂據盛樂故城史炤但知晉志新興郡有定襄縣遂以為盛樂城在并州新興郡殊不知魏晉新興郡之定襄縣唐志及元豐九域志忻州之定襄縣是也乃漢之陽曲縣地漢成樂古城拓跋氏以為盛樂宮後置盛樂

郡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雲中城在陰山河曲宋白續通典曰漢定襄郡盛樂縣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改單于大都護府聖歷改安北都督府建中初為振武軍節度使治所

通鑑八十三 凡二條

九年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史炤釋文曰顏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漢武帝破之置縣因以此名之余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罕开縣師古注曰本破罕开之羌處其人於此因名江統徙戎論蓋欲徙内郡氐羌使還居塞外舊地先零罕开本居湟中自大小榆谷以西屬之析支河首統欲徙之使還此地耳若天水之罕开縣則在塞内乃降羌所居之地非罕开舊居之地史炤之說非也永康元年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史炤釋文曰少失邵切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漢武帝開西南夷置益州郡治滇池更漢三國分置改置不一今太城治益州未詳益州所置也

海陵本同

余按

成都有太城少城二城皆秦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成都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秦置蜀郡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國改蜀郡太守曰成都內史成都治少城者成都內史治少城也益州治太城者益州刺史治太

城也史炤蜀人豈無文獻之足徵既不能尚友古人又不能親師取友求其說而不得乃顛倒通鑑本文以為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又汎引武帝所置之益州郡終不得其說疎繆甚矣

通鑑八十四 凡二條

元寧元年趙王倫及子萇皆還汶陽里第

史炤釋文曰汶陽魯郡之邑屬豫州余按倫廢還汶陽里第蓋洛陽城中有汶陽里倫私第在焉非魯之

汶陽也

太安元年斬齊王冏於閭闔門外

史炤釋文曰閭闔門名在河南洛陽之西

海陵本同

余按

水經注曰禮天子有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遂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閭闔門史炤以為在洛陽之西蓋以八方之風西方曰閭闔又晉志洛陽城西有廣陽西門閭闔三門殊不考天門曰閭闔魏明帝法天以名宮

門也是時蓋斬罔於宮門外

通鑑八十五 凡二條

二年陸機釋戎服著白帻

史炤釋文曰帻葛合切又乞洽切鞞鞞士服制如鞞

費本同余按字書鞞葛合切鞞鞞者茅蒐染韋為之以

蔽膝此帻音乞洽翻帽也弁缺四隅謂之帻晉志曰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

為帻以色辨其貴賤本施軍服非為國容鞞鞞赤鞞

也非白恰也

獄吏考掠孫拯

史炤釋文曰掠離灼切余按經典釋文漢書音義考掠之掠音亮不從入聲

通鑑八十六

凡二條

永興二年有星孛于北斗

史炤釋文曰彗星謂之孛余按此杜預說也然彗自是彗孛自是孛彗長其光芒如掃帚故謂之彗孛者

光芒蓬勃四出亭亭然也亭之災甚於彗通鑑有書
彗者有書亭亭者別其為災有淺深也

懷帝永嘉二年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張鎮移檄廢軌長
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

史炤釋文曰折之列切余謂蹋折之折當音食列翻
中斷也曲折之折攀折之折則之列切

通鑑八十七 凡一條

五年慕容廆見封悛封拙曰此家扞扞千斤健也

史炤釋文曰抃于粉切有所失春秋傳抃子辱矣

海陵

本同余按史炤以抃為有所失於慕容廆所言意義全說不通說文云抃從高而下也蓋言千斤之掣人間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

通鑑八十八

凡三條

六年漢主聰謂帝曰卿贈朕柘弓銀研

史炤釋文曰柘之夜切桑木余按柘自是柘桑自是桑二木之葉皆可以飼蠶柘木抽條勁直而長桑木

敷枝擁腫而大柘之葉小而厚桑之葉大而薄今村莊園圃籬落皆有之居然可別也詩云其縻其柘縻山桑也周官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幹之道七柘爲上而縻居其三是則柘弓弓材之至善者豈可以桑木混而爲言邪二百七十卷梁均王禎明四年桑柘釋亦誤

漢趙固王桑自破磽津西渡

史炤釋文曰破五勞切磽口勞切

海陵本同

余按破丘交

翻磽牛交翻炤音非

王澄留屯沌口

史炤釋文曰江夏安陸有沌水其地曰沌口余按水經注沌水南通沔陽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謂之沌口范成大曰自石首縣舟行一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魯家洲入沌沌者江旁支流如海之沔其港僅過運河兩岨皆蘆荻支港皆通小湖故為盜區客舟非結伴不可行張舜民曰下汭故鎮南對金口自沌

口至下汭五十餘里金口在鄂州西南金口之下即
竇家沙江之西岸有沌口參而考之沌水不出於安
陸

通鑑八十九

凡三條

愍帝建興三年鄭攀馬雋屯湓口

史炤釋文曰湓水出江夏安陸名曰湓口余按水經
注湓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
分為二水西入于沔者謂之湓口

劉曜進拔馮翊轉寇上郡

史炤釋文曰轉寇轉相為寇也余謂轉移也言劉曜既拔馮翊又移兵寇上郡也

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

海陵本釋文曰坫都念切余按海陵本蓋據楊正衡晉書釋音然考晉武帝泰始中分上黨太原置樂平郡治沾縣顏師古漢書音義沾音他兼翻載記誤作坫耳當作沾讀從顏音

通鑑九十 凡四條

元帝建武元年朱伺就王廙於甌山

史炤釋文曰甌山縣名余按甌山時屬零陵界隋朝方置甌山縣此時未為縣也

周訪進至沌陽

史炤釋文曰江夏安陸縣有沌水其地曰沌陽余按史炤此注與八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沌口注同但改沌口為沌陽耳如此注書豈不容易沈約志沌陽

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以其地在沌水之陽故以名縣

大興元年冬十月劉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

史炤釋文提起趙公注曰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
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國號趙改元光初始於此余按
劉曜即皇帝位于赤壁改元光初國號仍舊曰漢封
石勒為趙公至二年進石勒爵為趙王因斬勒使王

修勒遂與曜為讐敵之國曜既還長安其下奏言劉
淵始封盧奴伯曜又王中山請改國號為趙曜從之
石勒於是年冬十一月亦即趙王位自是以後通鑑
書劉曜則曰趙書石勒事則曰後趙以別之大興元
年冬十月之趙公石勒也烏得以劉曜國號趙為注
邪至下注中山趙分想亦自知其誤而不能改此誤
何也

高句麗數寇遼東慕容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

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

史炤釋文曰乙弗虜複姓利逆其名即高句麗王也
余謂乙弗利者高句麗王之名逆迎也迎慕容之兵
而求盟也虜複姓固有乙弗氏然自漢以來高麗王
皆姓高氏至唐高宗時滅高麗高氏始亡

通鑑九十一 凡三條

永昌元年郝鑒在鄒山掘蟄驚而食之

史炤釋文曰驚雀之蟄藏者

海陵本同

余謂驚秋後則蟄

崔未嘗蟄也史只言蟄驚史炤併崔言之何也

明帝大寧元年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

史炤釋文曰鑒古銜切余偏考字書此鑒字未有從
古銜切者且通鑑前已有郗鑒而至此方突出一音
以彰其繆殊可笑也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復有
此誤

越雋斯叟攻成將任回

史炤釋文曰斯姓也叟其名

海陵本同

余按漢書西南夷

傳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葑都最大顏師古注
曰徙及葑都二國也徙音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
略斯榆謂斯與葉榆也此斯即漢西南夷之斯種蜀
曰叟孔安國尚書注所謂蜀叟者也斯叟者斯種及
叟種也

通鑑九十三 凡三條

二年溫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

史炤釋文曰間居覓切間迭也余謂此乃讒間離間

之間非間迭之間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庾冰恐
為它人所間炤注之誤與此同

顏颺說沈充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

史炤釋文曰編木立柵以為陂塘也

海陵本同

余謂時沈

充等寇逼京邑故編木立柵以護湖塘因謂之柵塘
以通鑑本文觀之其義自明

三年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擊慕容廆遣
世子皝與索頭段國共擊之

史炤釋文曰索頭姓也余按索頭即拓跋氏之種類
非姓也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

通鑑九十五

凡二條

成帝咸和七年趙郭敬南掠江西桓宣乘虛攻樊城悉
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於涅水破之

史炤釋文曰涅水出上黨涅縣余按此南陽之涅水
也豈上黨涅縣之水乎水經注涅水出南陽涅陽縣西北
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又東南逕安衆縣又東南流注於

湍水又東南至新野縣南入于涓桓宣正破郭敬於此水
九年城大慕輿渥

史炤釋文曰慕輿代北複姓本慕容氏音訛又為慕
輿也貴本同余謂慕容慕輿同出於鮮卑其得姓之初

各自為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況其時慕輿
渥實為慕容皝之臣豈有君姓慕容而其臣訛為慕
輿之理拓跋慕容皆鮮卑然拓跋拔拔居代北慕容
慕輿居遼西慕輿非代北複姓也

通鑑九十六 凡二條

咸康四年趙王虎以桃豹王華帥舟師十萬出漂榆

史炤釋文曰漂榆津在遼西余按水經清河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注曰漂榆故城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魏土地記勃海郡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皆煮鹽為業則漂榆津當在勃海界

七年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

史炤釋文曰白籍謂白丁之籍耳

費本同

余按江左之

制諸土著實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白籍琅邪南度凡

中土散家以至士庶自北來者至此時各因其所居

舊土僑置郡縣名併置守令以統治之故曰正土斷

不以黃籍籍之而以白籍謂以白紙為籍以別於江

左舊來土著者也若以為白丁之籍則王公豈白丁

哉

通鑑釋文辯誤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釋文辨誤卷

六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釋文辯誤卷五

宋 胡三省 撰

通鑑九十七

凡二條

康帝建元二年燕王皝伐宇文弼豆歸弼豆歸遣南羅
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

史炤釋文曰南羅夷狄國名其先本辰韓種地在高
麗東南居漠樂浪地

海陵本同

余按史炤蓋以新羅國釋

南羅也自辰韓種以下皆史家新羅傳之說如此則

史文有地名一字之同者皆可引而為說乎史文固有若是者然必地里附近援據精確而後可也此所謂南羅者城名也在宇文國中是後慕容皝既克宇文改南羅城為威德城時趙王虎遣兵自甘松出救宇文比至宇文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甘松在濡源之東突門嶺之西則南羅城當在遼西屬國塞外若漢樂浪地在高麗東南高麗又在遼海之東去宇文國遠甚安得謂南羅居樂浪地乎

趙王虎斬王波及其四子投尸漳水

史炤釋文曰山海經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

海陵

本同余按趙時都鄴此鄴之漳水漢書溝洫志所謂引

漳水今灌鄴旁者也上黨郡有二漳水濁漳水出長
子縣鹿谷山清漳出沾縣大壘谷二水東流至鄴而
合流山海經所謂漳水出荆山而注于沮水者今在
襄陽南漳縣界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者是
也石虎在鄴安得遠投王波父子之尸於荆山之漳

水乎史炤釋漳水之誤非一處不暇縷數讀通鑑者
叅攷辯誤當自知之

通鑑九十八凡二條

穆帝永和六年姚弋仲據潁頭

史炤釋文曰潁水在西陽海陵本同余按九十五卷成帝

咸和八年姚弋仲降于石虎徙居清河之潁頭史炤

只據廣韻潁水在西陽遂引以為釋西陽固自有潁

水然西陽今之黃州時為晉土讀史須考本末炤更

不能省記姚弋仲所居之瀟頭在清河一時檢看廣韻便引以為注是未足以語通鑑也下卷下年瀟頭注誤同

燕伐趙命慕輿浞槎山通道

史炤釋文曰槎鉏加切衷斫木也又仕雅切

海陵本同余

按字書槎音鉏加切者水中浮木也槎音仕雅切者衷斫木也此槎山通道者謂斫木以通道也若從鉏加切非其義矣從仕雅切為是如此則衷斫木也四

字當在仕雅切之下

燕王雋使中部侯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

史炤釋文曰侯釐姓也余按史言中部侯釐慕輿句則慕輿其姓句其名侯釐蓋其官稱也亦猶部大之類

通鑑九十九

凡四條

七年庫儋官偉帥衆自上黨奔燕

史炤釋文曰庫儋官代北三字姓余按庫儋官漁陽

烏桓大人庫儻之餘種非出於代北也鮮卑既衰拓跋興于代北慕容宇文段國盛於遼西皆鮮卑部落各自為種史炤無所據而強為之注妄矣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

史炤釋文曰丁零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余按炤注乃是引漢時丁零國事通鑑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書云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于趙蓋其徙中國久矣翟鼠者翟斌之種

類也

八年太原薛瓚

史炤釋文曰瓚圭瓚也余按薛瓚者人姓名史炤以圭瓚為釋是不為人名乎

九年殷浩遷姚襄于梁國蠡臺

史炤釋文曰蠡音禮余按司馬彪郡國志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然獨上謂之蠡臺續述征記云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若如述

征記之說螽當音盧戈翻

通鑑一百 凡一條

十一年涼王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

史炤釋文以彊遣張掖太守索孚為句注曰彊其兩切下彊人酒同余謂史炤讀通鑑且不得其句况敢釋通鑑乎彊當讀如字於此句斷下文彊人酒自依其兩切

通鑑一百一 凡一條

升平五年桓溫以弟豁督沔中七郡諸軍事

史炤釋文曰沔水名出武都東南入江余謂炤但釋沔水未能釋沔中七郡也按魏興上庸新城襄陽新野義成竟陵七郡皆在沔水左右故曰沔中七郡

通鑑一百二 凡四條

海西公太和四年郝超曰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
控引漕運

史炤釋文曰河濟水名出王屋山余按河濟殊源天下之所同知也而盡以為出王屋山固非矣河出積石濟出王屋以言河濟二水之發源可也若論郝超所謂頓兵之地則不可以發源之地言之也按河水過成臯縣北濟水自北來注之濟與河合流至敖山北而溢為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荷水北為濟瀆濟瀆又東北合于河自滎陽石門以東碣磳以西今濟鄆曹濮滑汴諸州皆河濟

之地

燕王暉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桓溫

史炤釋文曰樂安鄱陽郡之邑也屬揚州燕之諸王
遙領也余按晉魏以下封建諸侯王不惟不得君國
子民亦不得食其國租如東海王越封東海而食毗
陵之類是也慕容分封子弟亦倣晉制耳鄱陽在漢
為縣屬豫章郡而豫章屬揚州孫吳分豫章立鄱陽
郡又立樂安男國自晉氏南度以來鄱陽郡屬江州

不屬揚州炤說既非矣且後漢明帝改前漢之廣川國曰樂安和帝又改前漢千乘郡曰樂安郡是郡自晉汙于元魏屬青州燕何必取江南鄱陽之樂安以封其子弟邪

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

史炤釋文曰譙梁地名在豫州余按譙梁謂譙郡及梁國也皆屬豫州炤言地名在豫州將以譙梁為一處邪為兩處邪可謂語焉而不詳矣

李弘李高反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琥討弘皆平之

史炤釋文曰琥虎聲也余謂琥者周瓊之子何庸以虎聲為釋

通鑑一百三 凡一條

孝武帝寧康元年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奔潰

史炤釋文曰沮水名出漢中余按班志沮水出武都

沮縣東狼谷中東流合為漢水閼駟曰以其初出沮
洳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水經沮水出武都沮縣
東狼谷中又東南逕沮水戍西而東南流注漢曰沮
口以此言之沮水不出漢中也

通鑑一百四

凡一條

太元五年秦王堅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
散居方鎮

史炤釋文曰謂汧雍之間氐羌也余按苻秦氏種也

故分其種落散居方鎮欲以鎮服其境內若羌則姚秦種類也苻秦曷嘗分之使散居哉且舉汧雍而遺三原九峻武都亦注書之失也

通鑑一百五

凡一條

八年慕容垂自涼馬臺結艸筏以渡

史炤釋文曰結艸為舟也余謂上古朴畧舟猶必刻木為之若結艸為舟必至沈溺所謂筏者單筏也編蘆葦可以為筏蘆葦艸類也

通鑑一百六 凡三條

十年慕容農慕容麟共攻翟真

史炤釋文曰翟徒歷切姓也余按上卷八年翟斌起兵赴燕王垂翟真者斌之兄子也炤於翟斌之翟音直格切至翟真之翟乃徒歷切讀者將安所適從乎要之諸翟出於丁零丁零狄也狄與翟同從徒歷切為是

氏啖青

史炤釋文曰啖青氏羌名徒濫切

海陵本同

余按氏自是

氏羌自是羌二種也史明言氏啖青而謂之氏羌名繆矣韻書啖姓音徒覽翻徒濫切非後一百九卷安帝隆安元年炤又以啖鐵為武都氏羌名其繆亦猶是也

符登刻鉞鎧為死休字

史炤釋文曰鉞劍端也

海陵本同

余按炤釋以丁度集韻

為據也但劍端以刺人非可刻字古人多以兕觥為

頭牟隋楊玄感反於黎陽取帆布為牟甲謂為頭牟
與甲也後人因頭牟以鐵為之遂旁加金耳鉞鎧猶
言牟甲也

通鑑一百七 凡一條

十二年王穆衆潰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史炤釋文曰驛馬赤黃色余謂馬赤黃色可以釋驛
馬若以釋驛馬令則其義不通矣晉地理志酒泉郡
有驛馬縣蓋晉魏間所置也王穆走至驛馬縣故縣

令得斬送之

通鑑一百八
凡三條

十九年燕主垂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

史炤釋文曰標榜猶相表襮余按燕主垂時分道進軍攻西燕故立標揭榜分示諸軍所趣之路非相表襮也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六年釋標榜亦誤西燕主永告急於魏魏主珪遣陳留公虔庾岳帥騎五萬東度河屯秀容以救之

史炤釋文曰秀容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之至元魏始置肆州秀容縣余按拓跋虔庾岳所屯乃北秀容也在漢定襄郡界元魏置秀容郡秀容縣又立秀容護軍於汾水西北六十里徙北秀容胡人居之此南秀容也劉昫曰忻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移於此因更名皆謂南秀容項安世家說曰秀容縣劉元海所築城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為名是亦因元海生於汾陽汾陽後改為秀容而為之說北

秀容非元海所生之地而先有秀容之名則其說為不通矣

秦王崇為梁王乾歸所逐楊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

史炤釋文曰軻音柯姓也余按軻彈益州詰歸皆姓乞伏通鑑下文載軻彈司馬翟瑄怒軻彈曰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則軻彈姓乞伏明矣軻讀如字音柯亦非

通鑑一百九 凡三條

安帝隆安元年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

史炤釋文曰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之將也余按禿髮氏世為部帥未嘗為呂光將特烏孤嘗受呂光爵命耳謂禿髮為河西鮮卑種可也曰河西鮮卑人則似以河西鮮卑為地名

沮渠麴粥曰勒兵向西平出茗藿

史炤釋文曰藿徒栗切

費本同

余按字書藿徒弔翻至

一百一十六卷安帝義熙二年炤亦自知其誤矣

魏襲中山慕容麟追至泝水為魏所敗而還

史炤釋文曰派匹拜切派谷名在河東安邑

貴本同余

按魏襲中山慕容麟追至泝水當在中山界若河東安邑果有派谷非燕魏交兵之地也是年中山飢甚九月慕容麟出據新市魏主珪攻之麟退阻泝水珪與戰於義臺大破之魏收魏書地形志中山郡新市縣有義臺城則泝水在中山新市明矣派音攻乎翻

通鑑一百一十 凡二條

二年燕主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亂

史炤釋文曰長上人名

海陵本同

余謂衛兵更番迭上長

上者宿衛官名異於衆兵之迭上者也唐武散階有懷化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此則長上為官名之明證也

楊軌西奔僂海

史炤釋文曰僂音未詳余按闕駟十三州志金城臨

羌縣有卑和羌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僂海其此
地歟僂與零同音憐

通鑑一百一十一

凡二條

三年張詒戍柳泉

史炤釋文作張詒呼各切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諸本及晉

書皆作張詒字書詒音魚格切炤音亦非

四年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史炤釋文曰苑川邑即陳倉縣後魏改今名

海陵本同

余

按乞伏氏始居麥田後居苑川又徙金城今復都苑川皆不出漢天水金城二郡界水經注苑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苑川水又北入于河陳倉之地此時屬姚秦固非乞伏所有姚秦與乞伏後皆并於赫連後魏滅赫連并有關隴之地後乃改陳倉為宛川縣陳倉之宛川與西秦所都之苑川字有宛苑之異而改

陳倉為宛川又在百許年之後史炤殆未之考也一百一十五卷安帝義熙六年又誤

通鑑一百一十二

凡二條

五年河西王利鹿孤遣騎襲沮渠蒙遜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

史炤釋文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國為姓苟子

其名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本文明以鄯善苟子為蒙遜從

弟凡讀通鑑者不俟博考已知鄯善之非姓矣是後

沮渠鄯善復見於宋武帝永初二年釋文之誤愈不可掩

桓玄縛元顯於舫前而數之

史炤釋文曰舫甫往切

海陵本同

余按舫甫妄翻炤音誤

通鑑一百一十三

凡一條

元興三年劉裕斬桓修修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謂曰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

史炤釋文曰大航方舟也余按大航謂朱雀航也在

建康朱雀門外秦淮水上

通鑑一百一十四

凡六條

義熙元年秦主興命鳩摩羅什翻譯經論三百餘卷

史炤釋文曰翻譯翻覆而尋譯也余謂古之譯者傳
四方之言此所謂翻譯者翻夷言為華言也尋繹之
繹從系不從言義亦不同

殷仲文請治樂劉裕曰性所不解

史炤釋文曰解古介切曉也

費本同

余謂此亦蜀人土

音之訛解曉之解音胡買翻

三年楊盛遣軍臨瀘口

史炤釋文曰瀘水出襄陽

費本同

余按水經注瀘水北

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過陽平關西而南入于沔謂之瀘口有瀘口城瀘水在漢中不在襄陽史炤蜀人也而不知瀘水所在况四海疆域之廣乎

魏主珪北巡至濡源

史炤釋文曰濡乃官切水出涿郡

海陵本同

余按史炤以

廣韵為據廣韵所謂濡水出涿郡又因漢書地理志
涿郡故安下注云易水至范陽入濡為據然地理志
自有二濡水人不詳考耳漢志所謂涿郡之濡水水
經注云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流至容城縣西
北大利亭東南與易水合而注于巨馬水此一濡水
也遼西郡肥如下注云玄水東入濡水濡水東入海
陽水經云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今支縣北又
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海陽亦屬遼西郡此又

一濡水也酈道元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蓋此濡水
發源於遼西塞外禦夷鎮東南也魏主珪北巡至濡
源正此地

四年乞伏熾盤築城於嶮嶺山而據之

史炤釋文曰嶮嶺山在西羌余按炤說以丁度集韻
為據也夷攷當時乞伏氏據苑川其地西至枹罕東
盡隴坻北限赫連南界吐谷渾嶮嶺山蓋在苑川西
南宋朝西境止於秦渭故嶮嶺山在羌中丁度集韻

以宋朝疆理為據也若引以注十六國地界則疎矣
南燕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

史炤釋文曰澠彌充切或作黽通作沔余謂此澠水
乃澠澠之澠音神陵翻南燕都廣固澠水逕其城西
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逼近都城故以為變異若音
彌充切者乃澠澠之澠時屬秦境安得為南燕之變
異邪炤又曰通作沔沔漢之沔安得與澠澠之澠通
而沔漢亦非南燕境易大傳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史

炤之謂矣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三年誤同

通鑑一百一十五

凡二條

五年魏清河王紹先狼無賴好劫剝行人以為樂

史炤釋文曰劫取也剝削也余謂炤釋劫剝之義劫近是而剝全非劫彊奪取之也剝謂褫剝行人衣服六年韓綽諫南燕主超曰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心

史炤釋文曰努奴故切余謂努力之努音奴古翻蜀

人以土音轉易四聲如此類者甚衆讀者審其是而已矣

通鑑一百一十六

凡三條

七年盧循徑向交州李脫等結集俚獠以應循

史炤釋文曰俚南夷種名西南夷謂之獠余按南方有蠻有俚俚人惟交廣有之獠則蜀之西南徼外亦有之李勢之時獠自山出侵居漢地蜀始有獠太史公作西南夷傳其時未有獠也豈可言西南夷謂之

獠哉况此乃交州之獠尤不可以為西南夷

八年夏王勃勃欲攻熾盤王買德諫曰熾盤吾之與國
史炤釋文曰諸侯相許與者名曰與國余謂與國者
相與相親之國非相許與也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

史炤釋文曰祁山在武都西羌中余謂漢武帝未開
置武都郡則可言祁山在羌中既置郡則祁山為王
土矣水經注祁山在番冢之西七十許里東北去上

却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
十里以為在西羌中可乎

通鑑一百一十七

凡三條

十一年魏崔浩曰輕騎南下布護林薄之間

史炤釋文曰護胡郭切布護地名在代北余謂崔浩
言布護林薄之間正祖司馬相如上林賦布護太原
語法郭璞注云布護猶布露也毛晃曰布護流散也
護音胡故翻史炤音義俱非

十二年西秦王熾盤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洮川

史炤釋文曰洮陽零陵邑屬荊州余按漢書地理志零陵郡固有洮陽縣但此洮陽在隴西時屬姚秦地理志所謂洮水出西羌中東至隴西入河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漢章帝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馬防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出強臺山逕吐谷渾中而東入塞強一作洮故其地亦謂之洮川亦謂之沙洮

晉惠帝置洮陽縣屬狄道郡以其地在洮水之陽也
即通鑑上下文而參觀前志則知此洮陽決非零陵
邑矣是後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註則又曰
洮陽地屬零陵諸羌之地也是但因通鑑本文有招
慰洮陽諸羌之語故以為諸羌之地一百三十七卷
齊武帝永明八年注則又曰洮陽零陵邑齊時為吐
谷渾戍兵處是又但因通鑑本文有吐谷渾王伏連
籌修泥和洮陽二城置戍之語又以為吐谷渾戍兵

處終不悟零陵之為誤也

沙門曇永使王華提衣襪自隨

史炤釋文曰襪博木切爾雅裳削幅謂之襪

海陵本同余

按爾雅所謂裳削幅者自是襪字非此襪字此襪字
音房玉翻帔也所以包裹衣物魏舒襪被而出韓愈
文所謂襪被入直皆此襪也炤音義皆誤一百七十
九卷隋文帝仁壽二年亦有此誤

通鑑一百一十八 凡四條

十三年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

史炤釋文曰蠡吾縣之城在高陽國屬冀州余按地志高陽國固自有蠡吾縣但劉裕伐秦命王鎮惡自殺澠入關輔既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蠡吾城考其地里之遠近則此蠡吾城非高陽國之蠡吾縣明矣據晉書載記蠡吾城當在宜陽之西宋白續通典曰魏賈逵為澠池令理蠡城蠡城後魏初猶屬弘農西

魏移澠池縣於今福昌縣西六十五里唐之福昌縣
本宜陽縣蠡吾城蓋即蠡城也

姚彊姚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

史炤釋文曰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余按史炤釋
止言涇水發源之地耳漢書地理志涇水東南至陽
陵入渭姚彊等所屯涇上其地當在漢京兆陽陵界
十四年秦王熾盤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
事

史炤釋文曰洮罕地名余按洮罕謂臨洮枹罕之地
洮罕故是地名然臨洮枹罕各是一處

恭帝元熙元年王康還洛陽保金墉城魏河內鎮將于
栗磳遊騎在芒山上攻逼交至

史炤釋文曰應劭曰芒屬沛國芒縣之山也余謂炤
引應劭說以注漢高祖隱芒碭山澤間則可矣此時
魏兵至芒山以逼金墉謂洛陽之北芒山也若魏兵
在沛國芒縣之山安能逼金墉哉

通鑑一百一十九 凡六條

宋武帝永初元年宋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

史炤釋文曰雍州名入南北系宋按南北史無地理志今用晉志郡邑相統屬處各於逐國土地合音釋者各分所系

海陵本費本同

余按宋武削平關洛隨失關中

雍州仍東晉之舊還復僑治襄陽此時古雍州之域已屬赫連安得系宋耶炤又言南北史無地理志用

晉志各於逐國所有土地分系此鹵莽之說也南北
國地理沈約宋書魏收魏書蕭子顯齊書各有地志
梁陳北齊後周四朝地理則長孫无忌等集於隋書
謂之五代志曷嘗無可考乎炤之淺妄欲盖而章又按
此一節炤以南北朝並立州郡各有分系蓋以此為
通鑑中間大節目處海陵本及費氏本與炤本無一
字異費氏蜀中鬻書之家固宜用炤釋刊行公休在
炤前數十年使炤用公休之說則必拈出公休釋文

以為依據今觀二家釋文炤未嘗拈出公休而海陵板行公休本真是蹈襲史炤以是知海陵本為好事者託公休以欺誤後人也

涼公歆與沮渠蒙遜戰于蓼泉

史炤釋文曰蓼力竹切

海陵本同

余謂史無明音當讀如

字

二年謝晦賓客輻湊門巷填咽

史炤釋文曰咽音因塞也本作堽

費本同

余謂咽一結

翻亦以咽塞不通為義徧攷字書咽字無音因者

三年魏長孫嵩實姓拔拔奚斤姓達奚穆觀姓丘穆陵
丘堆姓丘敦

史炤釋文曰皆代北複姓即後魏拓跋氏也余按魏
收魏書官氏志魏氏之先統國有九十九姓獻帝七
分國人使兄弟各攝領之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
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
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

改為伊氏次第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第為侯氏
後改為亥氏此十氏皆拓跋同出也若丘穆陵氏則
神元帝時餘部諸姓內入之一也非拓跋同出也且
丘穆陵乃三字姓非複姓也獻帝隣神元浩汾二帝
皆追謚

秦王熾盤徵秦州牧曇達為左丞相

史炤釋文曰曇姓也余按晉安帝義熙八年熾盤以
其弟曇達鎮譚郊則曇達其名而姓乞伏安得姓曇

乎

營陽王景平元年禿髮儁檀之死也

史炤釋文曰禿髮烏孤以後魏元興元年僭號西平

王及國滅其弟儁檀入魏賜姓元氏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

烏孤稱西平王乃後魏皇始二年明年魏改元天興

無元興年號晉安帝義熙十年禿髮氏為乞伏熾盤

所併儁檀遂歸于熾盤儁檀之子賀奔魏魏主嗣愛

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蓋歸魏者

僂檀之子非僂檀也賜姓源氏非元氏也僂檀為熾
盤所鴆其死非命故其子欲為復讐通鑑書其死以
先事炤不能詳觀通鑑攷其本末而謂僂檀入魏差
繆甚矣

通鑑釋文辯誤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釋文辯誤卷六

宋 胡三省 撰

通鑑一百二十

凡五條

文帝元嘉元年蹕騎

史炤釋文曰蹕牽么切行輕貌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本文

是年即無蹕字史炤於蹕騎之上注貂渠是秦王熾

盤遣太子暮末出貂渠谷攻河西事下注僊仔是尊

帝母胡僊仔事二事之間有王華領蹕騎將軍事是

誤以驍騎為蹻騎而曲為之說也

魏主命長孫翰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

史炤釋文曰柞山其地在柔然國余按魏收魏書帝紀魏未遷洛以前諸帝多幸柞山其山在大河之西世祖始光三年度君子津襲統萬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至柞山班所虜獲於將士神麌二年十一月西巡狩田於河西至柞山而還以此徵之可以見矣且魏主遣將擊柔然自將大軍為後繼以壯聲勢耳

豈必至柔然國中而屯兵乎

三年謝晦弟黃門侍郎暉

史炤釋文曰暉疾雀切余按字書疾雀切暉字埤蒼
曰白色也暉音子肖翻釋小明也晦暉兄弟也其命
名之字旁皆從日音子肖翻為是

湟河

史炤釋文曰湟胡光切說文細繒也余按炤釋湟河
而引說文細繒全不可曉詳考通鑑是年有秦夏戰

于嶧嶺山又攻湟河事至于年末有魏令漏戶輸繒
帛事蓋音胡光切者注湟河之湟字也引說文者注
繒帛也此又傳寫之誤

四年魏奚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

史炤釋文曰鳩鵲鳩也鳩合猶鳥合之稱費本同余按

左傳郟子言少皞以鳥名官五鳩鳩民者也五鳩指
言祝鳩氏睢鳩氏鵲鳩氏爽鳩氏鵲鳩氏至於鳩民
之鳩則以聚民為義此言鳩合亦謂聚合耳安得以

鵲鵲為注其言猶鳥合之稱尤非鵲合之義

通鑑一百二十一 凡一條

五年秦王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

史炤釋文曰沃陵姓也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本文既言沃

陵為暮末叔父則乞伏者其姓而沃陵者其名此不難見也史炤之昏繆乃如此

通鑑一百二十二 凡二條

十年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崕

史炤釋文曰休屠武威邑屬北涼

費本同

余謂金岷者

本匈奴休屠種居於平涼魏以為征西將軍通鑑文
意甚明若因地志武威郡有休屠縣引以為注則通
鑑本文休屠之上有平涼二字便說不行史炤繆矣
楊難當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

海陵本釋文曰葭萌縣名屬梓潼余按葭萌縣漢屬
梓潼郡劉蜀改為漢壽縣晉改為晉壽縣孝武帝太
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馥表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

治古葭萌之地

通鑑一百二十三

凡二條

十五年太子率更何承天立史學

史炤釋文曰率更令官名也猶秦中更也

海陵本同

余按

漢書百官表即有太子率更令續漢志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晉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中更秦爵級非官也

十六年老父被苦而耕

史炤釋文曰苫草覆屋余按被苫而耕蓋被苫於身以蔽雨非覆屋也

通鑑一百二十四

凡三條

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不可制者皆出沿沔為村落

史炤釋文曰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

海陵本同

余謂

襄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之歌凡昔

日山蠻之不可制者慕王民之豐樂故皆出山緣河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樂歌句斷炤乃以樂歌山蠻為句是不求其義也

二十年魏皮豹子鎮仇池楊文德來求援詔以為武都王屯葭蘆城

史炤釋文曰葭蘆城度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

其地

海陵本同

余按今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有葭蘆

城世傳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後魏置葭

蘆縣後周併入盤堤縣仇池山在成州之西百里階
成二州皆古武都郡地岐山在鳳翔府東去葭蘆道
里甚遠史炤之言未可信也

二十三年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
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

史炤釋文曰汾水出汾陽北山余按史炤止能言汾
水發源之地不知薛永宗舉家赴汾水而死其地不
在太原汾陽界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南過

晉陽梗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過永安楊平陽等縣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經絳縣故城北左傳所謂晉都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者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東雍州治所也太和中罷州立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宗舉家赴水處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于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或源或委當隨地注釋而後能有別

通鑑一百二十五 凡二條

二十七年魏主圍懸鉤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

史炤釋文曰鉤劔屬

費本同

余謂如古者吳鉤之鉤可

以言劔屬此所謂大鉤者乃詩以爾鉤援之鉤言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則非劔明矣

芮芮亦遣使遠輸誠款

史炤釋文曰芮芮國名余按芮芮即蠕蠕魏呼柔然

為蠕蠕南人語轉為芮芮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

以蠕蠕為芮芮從南人語音也

通鑑一百二十六 凡二條

二十八年魏人乃肉薄登城

史炤釋文曰謂相背負而上城也余謂薄迫也不用梯衝以身迫城緣之而上謂之肉薄登城

魏宗愛殺秦王翰於永巷

史炤釋文曰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一人宦者為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史余按永巷者宮中之

長巷史直言宗愛殺翰於長巷耳宮中所直名五字
既不可曉又不必引漢書永巷令為釋一百六十六
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元年
皆有永巷事炤釋愈繆

通鑑一百二十七

凡三條

三十年武陵王軍于漂洲

費本注曰漂水名出丹陽漂陽縣余謂漂水固出漂
陽漂洲則在大江中

魯秀等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
渚幢隊以次奔散

海陵本釋文曰幢隊執幡幢之隊者余按是時南北
朝用兵各置幢主隊主皆有副非執幡幢之隊也史
炤誤同而注在上文幢隊主副之下海陵本移寘於
此蓋亦疑上文有幢隊主副四字而不得其說耳
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

史炤釋文曰躋紇約切舉足行高也又丘妖切舉足

謂之蹻余謂炤上音義俱非當從下音義

通鑑一百二十八 凡三條

孝武帝孝建元年魯爽引兵直趣歷陽薛安都宗越等
戍歷陽與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
峴使魯瑜屯小峴

史炤釋文曰大峴山名在壽州六安縣有五峴山是
以分大小峴桐城亦有五峴非此余按史炤但以魯
爽自壽陽趣歷陽而留軍大峴遂謂大小峴皆在壽

州六安縣殊不知六安縣在壽陽西大小峴在壽陽東不特在壽陽東也又在合肥之東自壽陽東過合肥而後至小峴又自小峴而東乃至大峴六朝都建康自歷陽而西趣壽陽自壽陽而東向建康大小峴乃兵馬往來之要路通鑑書大小峴不一審諦考之可以槩見余又於一百五十四卷梁武帝天監元年辨海陵本釋大小峴之誤參取而觀之則知地理未易言也

臧質進計於南郡王義宣曰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

史炤釋文曰鼓棹歌鼓而行舟也

海陵本同

余按鼓之為

義擊也扇也動盪之也擊棹以行舟漢書所謂樓船

卒水居擊棹者今人謂之打棹打亦與擊同義鼓棹

之義夫人能知之炤乃謂歌鼓以行舟淺繆甚矣

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

史炤釋文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過江夏謂之夏

水余按史炤釋用應劭漢書注劭注江夏郡曰沔水

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
經曰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
又東過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沔水又東過江夏沙羨
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
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原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
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芑大夏之名
其決水之所出謂之堵口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
而會于江謂之夏汭故春秋左傳沈尹射奔命夏汭

杜預注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庾仲雍亦曰夏口
一曰沔口酈道元又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孫權
所築也對岬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
治沈約志曰江夏郡本治安陸是年徙治夏口夏口
本沙羨土沈約所云正何尚之所謂夏口在荆江之
中正對沔口者也章懷太子賢亦謂夏口戌在鄂州
故唐以來皆指鄂州為夏口歷考諸家之說自應劭
至庾仲雍皆以為沔口即夏口自孫權築夏口城至

唐置鄂州則夏口之名移於江南而沔水入江之口
止謂之沔口或謂之漢口夏口之名遂與沔口對立
分在江之南北以此釋何尚之之言乃為明白史炤
止引應劭注而不能究其地名之離合余故備論之

通鑑一百二十九 凡一條

大明三年豈可三緘

史炤釋文曰家語魯人三緘其口余按孔子家語孔
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

之慎言也豈魯人哉

通鑑一百三十 凡二條

明帝泰始元年魏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

史炤釋文曰陸姓也古帝號有陸終其後因以為氏
海陵本同余按陸麗者陸侯之子陸突之孫本步六孤氏

與拓跋氏皆起於代北世領部落魏孝文帝變胡俗
凡代北三字姓及複姓皆改為單姓作史者從簡便
因以後所改姓書之陸麗安得為陸終之後乎

紵環錢

史炤釋文曰紵夷然切

費本同

余謂夷然切者乃左傳

所謂衡紵紵之紵注云冠上覆也紵環之紵音私
箭翻蓋當時鵝眼錢薄小一千之長不盈三寸而紵
環錢又劣於鵝眼貫之以紵其狀如環故曰紵環若
以為冠上覆之紵非其義矣丁度集韻綫線紵皆同
音同義近世學者弗之考耳

通鑑一百三十一

凡三條

二年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

史炤釋文曰矜居陵切說文矛柄也

海陵本同

余按周矜

人姓名也安得以矛柄為義且矛柄之矜音其中翻若居陵切則為矜憐之矜稍識文理者豈不知周矜為人姓名史炤乖繆如此類者甚衆

東軍據岍結寨

史炤釋文曰寨籬落也余按此乃營寨寨柵之寨非籬落也

蕭道成世子贍為南康贍令

史炤釋文曰贍古送切

費本同

余按漢書地理志贍縣

屬豫章郡如淳音感顏師古音古暗翻劉昫音古濫

翻獨廣韵音古送切史炤釋文多以廣韵為據致此

誤也贍縣當章貢二水之會故合章貢二字為贍字

若音古送切則是指貢水為縣名而遺章水矣二百

九卷唐睿宗景雲元年二百一十二卷玄宗開元十

一年贍註亦誤

通鑑一百三十二 凡一條

三年魏尉元上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

史炤釋文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海余按漢書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逕開陽襄賁郯良城等縣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尉元言南國進兵向青州水路必由泗入沂沂沂而經東安乃

可至青州沂水未嘗出於費縣亦未嘗入海史炤妄矣

通鑑一百三十三 凡一條

七年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

史炤釋文曰臨漳本漢鄴縣地

海陵本同

余按晉愍帝諱

鄴改鄴縣為臨漳尋淪沒於石勒復為鄴縣東魏天

平初始復分鄴立臨漳縣宋分交廣置越州安能遠

北界治魏郡之臨漳劉昫曰廉州合浦縣宋分置臨

漳郡則越州之所治者合浦之臨漳也

通鑑一百三十四 凡三條

順帝昇明元年蒼梧王鍼椎鑿鋸不離左右

史炤釋文曰鋸居御切槍唐也通作鑿余考史炤槍
唐之說既未知其所據而以鋸通作鑿之說徵之子
史則亦妄矣按鋸字先秦古書未之有也字書引古
史考云孟莊子作鋸音居庶切解截器也若鑿字則
莊子所謂削木為鑿讀與據同史記秦始皇銷鋒鏑

以為鍾鐻讀與虞同後漢書羌人以金鐻八枚遺張
奐鐻戎夷貫耳也音求於翻鐻字曷嘗與刀鋸之鋸
通哉

王敬則以刀鐻塞窰孔呼門甚急

史炤釋文曰窰音圭甌空也

海陵本同

余按字書窰字固

以甌下孔為釋但呼門而塞甌孔事不相關且甌孔
甚大非刀鐻所能塞蓋門旁有孔三角如圭頭以窺
外人因謂之圭孔後人遂於圭上加穴耳

二年王僧虔奏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

史炤釋文曰釋名鞞裨也裨助鼓節也呂氏春秋帝
謦令人作鞞鼓之樂余按鞞拂皆舞名也晉志曰鞞
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宴享矣拂舞出自江左
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舞也亦陳於殿庭以此觀之
史炤誤矣

通鑑一百三十五

凡四條

齊高帝建元元年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帝逃于佛蓋

之下太后自帥閹人索得之

史炤釋文曰閹人宮中守門者

費本同

余按閹即周禮

之奄鄭氏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
音義奄於檢翻劉於驗翻徐於劒翻今於奄字加門
則音淹釋者因其加門也遂以宦者守門為義殊不
思前史凡閹人給事宮中者皆曰閹宦初不以守門
為義史炤說拘矣

二年魏師攻鍾離崔文仲遣軍主崔孝伯度淮攻魏莊

戍主龍得戾等殺之

史炤釋文曰泰山郡有山在縣在海陵山在其東北

本同

余按齊徐州治鍾離自鍾離渡淮攻在眉盖淺攻也
在眉自是淮北地名魏於此置戍非泰山之山在縣
也

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汶陽太守戴元賓弃城奔江
陵

史炤釋文曰汶音問魯郡之邑余按沈約宋書云汶

陽太守何承天志新立去江陵陸行四百里水行七
百里上黃縣宋初屬襄陽後屬長寧郡郡去江陵陸
行六十里水經注晉武帝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
鄉立上黃縣治軫鄉在宜城西義熙初分新城郡立
汶陽郡治錫城縣春秋時楚伐庸至于錫穴者也其
地在臨沮縣西北若如史炤說以為魯郡之汶陽則
非襄陽上黃蠻所得而攻而郡守亦無從而奔江陵
也自南北分據建置郡縣多與古郡縣之名錯出其

所建置之地非深考不能知也一百四十三卷東昏
侯永元二年釋汶陽誤同

四年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以爵讓其弟
綦

史炤釋文曰賁恥苻非切姓也恥其名

海陵本同

余按褚

賁淵子也通鑑之文甚明賁恥其父失節者以淵奉
宋氏社稷輸之於齊也不當以賁為姓恥為名史炤
之誤多類此賁讀曰賁音符分翻

通鑑一百三十六 凡三條

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獻十二隊純銀兜鍪乃孔雀毼
史炤釋文曰孔雀鳥名毼者毛羽飾也博雅曰毼毼
屬也一曰積羽為衣一曰兜鍪上飾余謂毼者以孔
雀毛為兜鍪飾耳不必引毼毼及積羽為衣以雜其
說

五年魏主詔七廟親子孫及外戚總麻已上親賦役無
所與

史炤釋文曰總兩麻一絲之布也余按禮記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注曰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而不灰焉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而總者總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為總麻服之衰服也鄭注云喪服去其半而總如絲是也加灰錫也者取總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錫言滑易也注云又無事其布而不灰焉者經

云去其半而總始云加灰錫明此總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詳攷雜記注疏則朝服之布十五升去其半者為總麻服之衰其加灰治布者則為錫衰史炤以總為兩麻一絲之布其說不經見

六年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

史炤釋文作澧陽注曰天門邑余按天門郡之澧陽今之澧州沘陽縣今之唐州唐州與澧州相去甚遠夔隔江漢陳顯達既拔醴陽遂攻沘陽是沘陽與醴

陽相近非天門之澧陽明矣水經注沘水出沘陽西北太湖山東南流過沘陽縣南又南流而與澧水會澧水源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又西北流逕平氏故城東又西注沘水魏蓋於此水之隄築城又水經於淮水註曰淮水與澧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正作此醴字

通鑑一百三十七 凡一條

八年魏太皇太后馮氏祖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史炤釋文曰勺職略切挹取也余按詩泂酌彼行潦
挹彼注茲此酌字音職略翻以挹取為說周官考工
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勺音上酌翻勺飲之義取此
非挹取之酌也

通鑑一百三十八

凡二條

十一年王融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

史炤釋文曰湫即由切本作啾謂喧譁啾啾也

費本同

余謂此湫即左傳湫隘之湫顧野王云湫子小翻隘

也以喧譁湫隘為說文義自通何必改為啾唧之啾乎

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

史炤釋文曰騶廐御也余按晉志諸公諸從公車前給騶八人王融望為公輔故云然騶者在車前傳呼辟開道止行人者今人所謂騶哄

徐勉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並裝衣裾

史炤釋文曰裝帛也

貴本同

余謂於此以帛為釋其義

殊為不通按字書弊字亦有從敝從衣者以弊為說其義乃通

通鑑一百三十九

凡一條

明帝建武元年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

史炤釋文曰臨力禁切哭也余謂此君臨臣喪之臨讀如字君臨臣喪固哭之但史言三臨其第當以臨幸臨視之臨為義漢書賈山所謂賜哀麻經而三臨

其喪正古者待大臣之禮魏主用斯禮也

通鑑一百四十

凡三條

二年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

史炤釋文提起妻其二字注曰妻七計切以女嫁人曰妻余謂若如炤釋當以妻其餘州之人為句讀之便使上下文皆失其指義童而習者不為也按通鑑

上文時廣川王諧卒其妻先死於代而諧從魏主南遷死於洛有司於其葬地審以新尊從舊卑之義故魏主因是定制以為夫尊妻卑夫葬於代而妻死於洛則妻當還葬於代以從夫若妻葬於代而夫死於洛不得還葬於代以就妻除代人之外餘州之人不用此制各從其便妻字句斷其字當屬下句文理曉然妻讀如字

沮水氏楊馥之為齊擊武興氏楊集始破之

史炤釋文曰沮水出房陵東至郢入江余謂沮水有二辯已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此沮水乃武都沮縣之沮水非出房陵之沮水也元和郡縣志曰今興州城古之武興城也武興及沮縣之沮水皆屬漢武都郡界房陵則屬漢中郡唐之房州是也楊氏諸氏皆居武都不居房陵也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釋沮水誤同其曰新城房陵則以曹魏分漢中置新城郡欲以新異觀者之目耳

三年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岷拒破之

史炤釋文曰櫟城在司州屬後魏余按此時魏寇齊之司州為櫟城戍主所破則櫟城屬齊不屬魏明矣齊之司州鎮義陽

通鑑一百四十一 凡四條

四年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

海陵本釋文曰瀛州即河內郡余按瀛州河間郡地非河內也

李崇搓山分道

史炤釋文曰搓山與氏羌相近搓鋤加切亦作查

海陵

本同余按搓音仕雅翻衰斫木也此與晉穆帝永和六

年燕命慕容廆搓山通道同義史炤於此以搓山為
山名又愈誤矣

聚礮石臨崖下之

史炤釋文曰礮落罪切推石自高而下也余謂釋是
而音非音洛罪切者礮礮之礮推石自高而下之礮

當音盧對翻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壘音盧對翻
音義正與此礮同特古字借用不同耳

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攻虹城

史炤釋文曰虹戶工切後魏之地余謂此虹城即漢
虹縣也今泗州猶有虹縣漢書音義虹音貢今人讀
如絳南齊徐州刺史鎮鍾離裴叔業自鍾離引兵度
淮攻魏之虹城以撓魏南寇之兵正今泗州之虹縣
也史炤音戶工切特隨字自為之音非有所據也

通鑑釋文辯誤卷六